

中美教育交流与我国国家安全^{*}

黄仁国

[内容提要] 中美教育交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改善中美关系和中国国际环境方面意义重大,为我国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大力发展对美教育交流是我国崛起和民族兴旺的重大举措,在发展教育交流中强化国家意志是保证中美教育交流健康发展并促进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 教育交流 中美关系 国家安全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092-04

教育交流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与知识和人才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与教育交流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将中美教育交流与我国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主要是基于中美教育交流在双边关系中以及在两国国家发展和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一、中美教育交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从中美教育交流的作用和功能来看,中美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是中美关系的推进器和维稳器。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教育交流一度发展迅速,成为我国对外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中美长期没有建交,也就长期不存在官方的教育交流。到1952年,美国在华教育机构被接收完毕,中美民间教育交流也一度中断。1966年,美国成立了与大陆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即后来的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对华教育交流在美国提上了民间的议程。但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中美民间教育交流才以美国派教育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形式开始恢复。1972年,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其中包括教育交流的内容。此后,中美民间教育交流正式开始。1978年10月,中美签署教育

交流谅解备忘录。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于1978年12月27日抵达华盛顿。从此,中美教育交流开始全面恢复。此后,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始终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说,中美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¹

中美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推进器和维稳器,它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推动中美建交和深化中美互信合作中作用显著。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与美国倡导发展对华教育交流的非政府组织和热衷中国文化的特殊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些组织与个人多半有过与中国开展教育交流的历史背景。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对美的民间教育交流首先主要是由以前曾经在美留学过的人开始的,而美国来华访问的个人或代表团绝大多数也与美籍华人或曾经在华生活过的美国人有关。显然,中美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美教育交流是重要基础。无论是留学归国者,还是留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如李政道、杨振宁等),都在中美教育交流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自费留学潮,主要就是美国的华侨所带动的。冷战结束后,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左右摇摆,而苏东剧变也使得美国政府对教育国际交流的热情下降,但中美教育交流却奇迹般地在冷战后不断发展,成为中美关系中非常稳定的一种交往关系。这种关系无疑对维护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增进了彼此相互理解、信任和依存,现在中美关系中所流行的“利益攸关者”、“利益共同体”等

* 本文系2008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优秀青年项目“冷战后中美教育交流中的霸权倾向研究”(项目编号:08B022)的成果之一。

概念无不与中美教育交流的作用有关。

2. 从教育交流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中美教育交流是发展双边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工程,教育交流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关系而言,教育交流在双边关系中的意义更非一般。

从尼克松访华开始,发展中美教育交流始终是中美高层互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成为中美教育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依据。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两国在该协定的框架内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1990年、1993年、1995年和1998年,该议定书到期后分别由两国代表续签。2000年3月,中国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与美国教育部部长赖利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教育交流合作协定》。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续签了该协定。显然,中美教育交流是在中美高层领导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元首互访的次數明显增多,而在元首互访中,到访问国的名牌大学作演讲似乎已成为访问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程序。通过教育途径强化政治关系在中美双方已形成共识。

3. 从教育交流涉及的层次和领域来看,中美教育交流已经涵盖了复杂而重要的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从1978年底到现在的30多年来,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教育交流发展非常迅速,已由单向交流,逐步发展到双向合作,互利共赢,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局面。2008年,中美两国建立了教育高层磋商机制,为巩固和发展教育双边关系提供了交流对话平台。

中美留学教育和合作办学现在已由初期的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向大学、职业技术教育、中小学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全方位发展,交流与合作出现低龄化趋势。中美已互为最重要的留学生来源国和接受国。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IE)统计,1988—1989年度中国大陆取代台湾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此后始终保持着第

一、第二的位置。1994—1995年度中国留美学生为39403人,2006—2007年度则达到67723人,12年增长了1.72倍。美来华留学人数近几年更是呈急速上升态势,2003—2004年度中国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九大接受国,2006—2007年度升为第五位。1994—1995年度来华留学生1257人,2006—2007年度达到11064人,12年增长8.80倍。据我国教育部统计,到2006年底,美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在中国全部外国留学生中排第三,仅次于韩、日。中美合作办学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启动最早。1984年,中美就开始了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办学方式的新尝试。“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举办了中美经济学、法学培训班。随后,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合作举办MBA班,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均属早期中外合作办学的先例。”^①

除留学教育和合作办学外,中美教育交流还有学者互访、项目合作、代表团交流、国际会议、资料交换、图书馆交流以及各种专门的培训等形式,涉及到政府、民间、企业等不同层次。各层次的教育交流都发展很快。政府间教育交流是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要部分,现在的主要项目有富布赖特项目、中美网络语言教学合作项目、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中美青年交流项目、政府代表团交换项目等。中美两国之间的民间教育交流是我国与其他各国民间教育交流中最活跃的。我国有许多高等院校与美国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1998年,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和微软中国研究院(2001年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为微软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开设的最大的基础科研机构)在北京落户。近几年来,美国的惠普、英特尔、微软、IBM、SUN、麦格劳·希尔、明导、思科等公司纷纷与中国的教育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成为美中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外的又一亮点。

中国也加大了对美教育交流。例如,通过政府、民间和企业各层次的共同努力,中美语言教育合作不断发展,在美汉语推广进展迅速。目前,美国有700多所高校和超过1000所的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中美合办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目前已近60所,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超过十万人。中美教育交流的双向互惠特征日益明显。

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分布在广阔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涉及到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等多个领域。除了一般教育学意义上的交流合作外,美中双方都很重视其他方面的交流合作。例如,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向来重视对在美中国留学生进行外交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定期组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国务院、国会等机构见习;我国政府代表团到美国高校进行培训,到美国相关机构见习和调研;双边军事院校、军事代表团的交流等。现在,敏感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出现双向发展趋势。例如,我国吉林大学从2005年开始与美国西点军校合作开展短期汉语培训项目,目前项目已向中长期发展。”这是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中文旗舰项目”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二、中美教育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1. 中美教育交流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启动民间教育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而中国是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率先展开教育交流,这无疑是一种摒弃冷战思维的积极信号。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高潮的出现,与中美民间教育交流的启动时间非常接近。1978年底,我国政府正式向美派遣留学生,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大门再次向西方打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使我国率先从冷战的怪圈中跳了出来,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奠定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中苏关系也逐渐得以缓和,我国的国际环境逐步改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形象日益明晰。从改善中美关系到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中美教育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双边教育交流,促进了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多边教育交流。现在,我国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格局已基本形成。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始终坚持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国家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国家外交全局和民间外交服务的原则,按照“官民并举”、“官民互动”的要求,调动大量资源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增进我国对世界的了解和世界对我国的理解。不断发展的教育国际交流提升了我国的软实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 中美教育交流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促进了我国的教育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

自1978年至今,仅我国赴美留学人员就已超过40万,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所受惠的人员更多。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我国对美教育交流,还是美国对华教育交流,都是培养人的具体的活动,在传播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也传播思想理念。这就使教育交流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即便从美国学者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美国来华学者在华宣传其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等都持相当开放的态度³⁴;对赴美留学归国者也非常重视,他们大多享受着较多的政治、经济优惠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广泛分布于省部级领导岗位和大学领导层及决策部门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³⁵毋庸置疑,中美教育交流为我国的教育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强大且重要的智力支撑,对我国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强化国家意志是保证中美教育交流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经验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发展对美教育交流时充分展现了贯彻国家意志的效率、灵活性与坚定性。

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受到了中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但是,国外观察家多次预言的我国留学政策面临夭折的局面并没有出现。³⁶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把教育兴国和人才强国当作国家意志,把发展对美教育交流作为贯彻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充分展现了贯彻国家意志的效率、灵活性与坚定性。

就中美留学教育来说,1989年学潮后,美国使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中国的对美留学教育。

1992年10月9日,美国公布《中国学生保护法》,大量截留我国的留美学生。为了扭转我国的人才外流现象,改变中美教育交流中的不利倾向,党和政府开始对中美教育交流进行认真反思和科学调研,在支持留学的基础上对国家的留学政策逐步进行规范和调整。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出国留学要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此后,我国政府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不同方式报效祖国,并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完善和创新留学工作管理机制和选派机制,提高留学质量,明确国家重点支持领域,重视西部地区,设立各种优秀人才专项计划,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引导和服务,使留学教育真正成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2. 美国的教育国际交流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来重视通过教育交流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教育交流一度成为“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教育国际交流有了重大的调整,出现“攻防兼备,以防为主”的态势。2004年以来,由美国国防部牵头,总统、国会助力,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局、教育部、国际开发署、广播理事会等相关机构有效整合,商界、学界呼应,将教育交流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大幅度提升了其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从2006年1月布什总统先后发布的“国家安全语言倡议”和“美国竞争力倡议”来看,美国希望通过发展教育国际交流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的意图非常明显。前者虽然有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图,但主要是出于反恐和增强美国全球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后者则是希望通过确保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领导地位来保持美国的强大和安全。前者推动了美国“国家旗舰语言项目”(其中包括“中文旗舰项目”)的制定和实施,促进了语言文化方面的教育国际交流;后者催生了2007年8月生效的《美国竞争力法案》,该法案是美国最新的加强外语学习和教育国际交流的重要法规,它在发展教育交流方面可以与195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教育法》相提并论。布什总统的两个倡议表明,加强外语学习和教育交流是全球化时代维护

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美国教育国际交流的新趋势说明,知识和人才在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在全球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必须将教育国际交流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从战略高度总揽全局,以大力发展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教育交流来维护和促进国家的总体安全。

3. 强化国家意志,促进中美教育交流健康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教育交流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这种不对称性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对称的教育交流造成了不对等的相互依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教育交流逐渐向对称方向发展,相互依存也逐渐对等化。不过,美国在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至少在中期内不会改变,我国教育交流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但美国仍是重点目标国,我国仍应大力发展对美教育交流。

在新时期,我国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教育交流的监管和引导,强化国家意志,警惕全球化时代政府权力的流散和弱化。政府应与企业、民间合作,运用政策法规、经济手段、社会政策来引导中美教育交流,吸引留美学生、学者归国服务,吸引侨居美国的学者为国服务,吸引美国学生、学者来华学习、访问和工作,大力发展在美各种形式的教育力量,促进中美教育交流健康、稳定、平衡发展。

注释:

¹ 顾宁《评冷战的文化遗产: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载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² 焦国政《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回顾与思考》,载于《中国高等教育》1998年第10期。

³ 程爱民等《对美汉语教学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⁴ Guangqin Xu,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U. S. Fulbrighters on Chinese Students: 1979–1989”, in *Asian Affairs*, Fall 1999, p. 139.

⁵ He Li, “Returned Stud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in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2, 2006, pp. 5–29.

⁶ 丁晓禾主编《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页。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吕楠]